

不平

殺四虎

(小說)

第六
五號



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出版

殺四虎

話說梁山泊衆好漢，勝了無爲軍，宋江把他父親接上山寨來。公孫勝回家省母，衆頭領設席送行。只見黑旋風李逵放聲大哭起來。

宋江連忙問道：『兄弟！你爲什麼煩惱？』李逵哭道：『這個也去取爹，那個也去望娘，偏鐵牛（李逵的小名）是土坑裏鑽出來的！』晁蓋便問道：『你現在打算要怎樣？』李逵道：『我只有一個老娘在家裏，我的哥』

哥，又在別人家做長工，如何養得我老娘快樂！我要去接來這裏快活幾時也好！」晁蓋說：「兄弟說得是！我派幾個人同你去接了來，也是十分好事！」宋江便道：「使不得！李家兄弟自己回鄉去，必有危險。若是教人跟他去，也不好。況且他性如烈火，路上必有衝撞。他又在江州殺了許多人，那個不認得他是黑旋風！他又形貌兇惡，倘有一差二錯，路程遙遠怎去救他。你且過幾時，打聽得平靜了，再去接你娘來不晚。」李逵焦躁叫道：「哥哥！你也是個不公平的人！你的爹便要接上山

來快活，我的娘就由他在家裏受苦：這不是要氣破了鐵牛的肚子麼！」宋江道：「兄弟，你不要焦躁！你既是要去接娘，必須依我三件事，便放你去。」李逵道：「你且說那三件事？」宋江道：「第一件，快去快回，不可吃酒。第二件，因你性急，誰肯和你同去，你只自己悄悄地接了娘就來。第三件，你使的那兩把板斧，不要帶去。路上小心在意，早去早回。」李逵道：「這三件事，有甚麼依不得。哥哥放心！我只今日便行。」

當下李逵收拾得爽利，只跨一口腰刀，提條朴刀，帶

了一錠大銀，三五個小銀子。吃了幾杯酒，對衆人行個禮，別了衆人，便下山去了。

李逵在路上確是不喝酒，因此不曾惹事。那天赶到自己村莊時，日已平西，一直跑到家中。推開門，進到裏邊，只聽娘在床上問道：『是誰？』李逵看時，見娘雙眼都瞎了，坐在床上念佛。李逵道：『娘！鐵牛回家來了！』娘道：『我兒！你去了許多時，這幾年在那裏安身？你的大哥，只是在人家做長工，將夠吃飯，養娘全不濟事！我時常思量你，眼淚流乾，因此瞎了雙眼。你

這一向幹些什麼？」李逵想道：「我若說在梁山泊落

草，娘定不肯去。我只假說便了！」李逵應道：「鐵牛如今做了官，上路特來接娘。」娘道：「這樣才好！可是你怎樣把我接走？」李逵道：「鐵牛背娘到前路，雇一輛車兒載去。」娘道：「你等大哥來，一齊商議。」

李逵道：「咱們就走！等他做什麼？」

李逵跟娘正說着話，只見李逵走進門來，手提了一罐子飯。李逵見了便拜道：「哥哥！多年不見。」李逵罵道：「你這小子，回來幹什麼？又來累我！」娘便道：

『鐵牛如今做了官！特意回家來接我。』李達道：『娘呀！休信他放屁！當初他打死了人，教我披枷帶鎖，受了千辛萬苦。如今又聽得他跟梁山泊賊人一齊，刦了法場，鬧了江州，跑到梁山泊做了強盜。前日江州行移公文到來，叫咱們縣官追捕他，縣官就要把我捉去。幸虧財主替我分說，說：『他兄弟已有十年來，不知去向。亦不曾回家。莫不是同名同姓的人冒供鄉貫？』又替我上下使錢，因此不吃官司。現今出榜賞三千貫捉他。你這小子不死，跑到家來胡說亂道！』李達道：『哥哥不

要急躁！爽性把你也帶到山上去快活，多們好！」李達大怒，本要打李達，却又敵他不過。把飯罐撇在地下，一直的去了。李達道：「他這一去必報人來捉，我却是脫不得身。不如及早走罷！我大哥從來不曾見過大銀子，我且留下一錠五十兩的大銀子放在牀上。大哥回來見了，必然不趕來。」李達便解下腰包，取一錠大銀，放在牀上，叫道：「娘！我自背你去罷！」娘道：「你背我那裏去？」李達道：「你不必問我，只顧去快活便了！我自背你去不妨！」李達當下背了娘提了朴刀出門

望小路裏便走。

却說李達奔來財主家報了，領着十來個莊客，飛也似趕到家裏看時，不見了老娘，只見牀上留下一錠大銀子。李達見了這錠大銀，心中想道：『鐵牛留下銀子，背娘去那裏藏了？必是梁山泊有人跟他一齊來的。我若去，怕有危險。想他背娘，必到山寨裏快活。』李達便對衆莊客說道：『鐵牛背娘去，不知往那條路去了。這裏小路甚雜，沒法子去趕他！』衆莊客見李達沒辦法，遲延了一會，也各自回去了，不在話下。

這裏只說李逵怕李達領人趕來，背着娘只奔亂山深處僻靜小路而走。看看天色晚了，李逵背到嶺下。娘雙眼不明，不知早晚。李逵却自認得這條嶺喚做沂嶺，過那邊去，方纔有人家。娘兒兩個，趁着星明月朗，一步步捱上嶺來。娘在背上說道：『我兒！那裏討口水來我吃也好。』李逵道：『我喉嚨裏也烟發火出。你且等我背你到嶺上，尋水與你吃。』娘道：『我兒！實在渴殺我也！救我一救！』李逵道：『我也狠困倦了。』李逵看看捱到嶺上松樹邊一塊大青石上，把娘放下，插了朴刀

在旁邊，囑付娘道：『耐心坐一坐，我去尋水來你吃。』
李逵聽得溪澗裏水響，聞聲尋路去。盤過兩三處山腳，
來到溪邊，捧起水來自吃了幾口，尋思道：『怎麼能夠
把這水送給娘吃？』立起身來，東觀西望，遠遠地山頂
上見一座廟。李逵道：『好了！』攀藤攬葛，上到庵前，
推開門看時，却是個泗洲大聖祠堂。面前只有石香爐。
李逵用手搬，原來却是和座子鑿成的。李逵拔了一回，
那裏拔得動。一時性起來，連那座子搬到前面石階上一
磕把那香爐磕了下來。拏了再到溪邊，把這香爐放在水

裏洗了，拔些亂草，又把香爐裏面，洗得乾淨，挽了半香爐水，雙手舉來。再尋舊路，夾七夾八走上嶺來。到得松樹邊石頭旁看時，不見了娘，只見朴刀插在那裏。李逵叫娘吃水，叫了一聲不應，李逵心慌，丟了香爐，定住眼，四下裏看時，並不見娘。走不到三十餘步，只見草地上團團血跡。李逵見了，一身肉發抖。順着那血跡尋去，尋到一處大洞口，只見兩小虎兒，在那裏舐一條人腿。李逵把不住抖，道：『我從梁山泊回來，特爲接取老娘。千辛萬苦，背到這裏，倒把來與你吃了！那』

兩個小虎拖着的人腿，不是我娘的，是誰的？『心頭火起，便不抖。赤黃鬚早豎起來，把手中朴刀挺起來，攔那兩個小虎。這小虎被攔得慌，也張牙舞爪，撲向前來。被李達手起，先攔死了一個，那一個望洞裏便鑽了入去。李達趕到洞裏，也攔死了。李達却鑽入那虎洞內，伏在裏面看外面時，只見那母大蟲張牙舞爪望窩裏來。李達道：『正是你這業畜，吃了我娘！』放下朴刀，胯邊抽出腰刀。那母大蟲到洞口，先把尾去窩裏剪，便把後半截身軀坐將入去。李達在窩裏看得仔細，把刀照着

母大蟲尾底下，盡平生氣力捨命一戳，正中那母大蟲的
糞門。李逵使得力重，把刀靶也送入肚裏去了。那母大
蟲吼了一聲，就洞口帶着刀，跳過澗邊去了。李逵却拿
了朴刀，就洞裏趕將出來。那老虎負疼，直搶下山石巖
下去了。李逵正要趕下去，只見從樹邊捲起一陣狂風，
吹得敗葉樹木，如雨點一般打將下來。那一陣風起處星
月光輝之下，大吼了一聲，忽然跳出一隻吊睛白額的猛
虎來。那大蟲望李逵猛然一撲，那李逵不慌不忙，趁着
那大蟲勢力，手起一刀，正中那大蟲領下。那大蟲退不

穀五七步，只聽響一聲，如倒半壁山，登時間死在巖
 下。那李達一時間殺了母子四虎，還又到虎窩裏，拿着
 刀四下裏看了一遍，只恐還有大蟲，却已無有蹤跡。
李達也困乏了，走向泗洲大聖廟裏，睡到天明。次日早
 晨，李達却來收拾親娘的兩腿，和剩下的骨殖，把布衣
 衫包裹了。直到泗洲大聖廟後，掘土坑葬了。李達大哭
 一場，趕回梁山泊去了。

中華民國十九年十一月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月

初版

再版

殺四虎（一冊）

定價大洋二分五釐

實用
翻印
必究

著者

趙水澄

校訂者

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
平民文學部

筑山趙水澄

大椿湯鶴逸

劭青堵述初

春雷瞿水森

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

出版者

攝華印書局

發行

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
石駙馬大街二十一號

